

千门八将^②

这个世界上，注定有些人不为自己而活。

一个娟生永逸的千局，一场江湖重洗牌的布局，一次蓬莱山新人的过关局，一切的背后都只为两个字：信念。没有刺的玫瑰花不再是玫瑰。没有信念的蓬莱山人组成的雁尾子，也绝对不再叫千门！

永乐大典

高阳/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LTD.

千门八将^②

永乐大典

高阳/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千门八将. 2, 永乐大典 / 高阳著. -- 南京: 江苏
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9606-6

I. ①千… II. ①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99930 号

书 名	千门八将. 2, 永乐大典
作 者	高 阳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周亚林
选题 策 划	张 一
责任 编 辑	姚 丽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90×980毫米 1/16
字 数	324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9606-6
定 价	35.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法律顾问: 北京市佳泰律师事务所 尹昌友

目 录

第一章 千局杀手 001

身为千门主将，在任何变数面前都不会乱了方寸，无法预知的因素本就是千局成效的最大杀手，而千门主将的必修课便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应变。

第二章 五足飞檐走窗盗 019

五足飞檐是对走窗之盗的最高称呼，人都是两只手两条腿的，手脚并用夜走千家盗百户的飞檐被称为四足飞檐。所谓的五足，是这些人还能够灵活运用一个比手脚上的肌肉更有力的肌肉组织——咬肌。简单来说，也就是用牙。昔年的第一神偷燕子李三在江湖上甚至有六足盗王之称。他不仅将牙运用得出神入化，甚至还能用几乎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地方——眼睛。

第三章 江湖茶馆歇马行 036

他并不是第一次接触江湖茶馆，这类东西在国外也有。通俗点的解释就是外门行的中介所，只要做外行买卖的江湖人，基本都熟知各大城市的江湖茶馆。

所谓的茶馆并不一定是卖茶的地方，也有些是以饭店或者酒吧的形式存在。比较特殊的还有彩票销售站、电玩城等，它们之间的共性就是招牌上都有大山语。千门在很多城市的江湖茶馆都有眼线，当然了这些人都是原灰鸽子的人马，他们只听王龙生一人调配。

第四章
奇门遁术，三鬼止步 048

冷香笑道：“不是七鬼止步，是三鬼止步，六鬼术以上的遁术叫逆天。像三鬼止步、四鬼挪移、五鬼搬运，这些算是高级别吧，三鬼止步主要是阻人的。想当初我在老家为了不结婚还摆过类似的，呵呵！”

第五章
撒纸钱的手艺 064

施妖道：“那一撮毛是老北京白事会的当家人，专门负责死人出殡时候撒钱开道的活。一把纸钱撒得出神入化，天下无人能比！”

付可实在忍不住了插话道：“妖姐也说他天下第一？这人这么厉害？”

施妖道：“你听清楚了，我是说他撒纸钱天下第一，打暗器嘛……哼！”哼后面虽然没有说话来，但这意思只要有耳朵的人都懂。

第六章
压号不空狱 086

“压号子”这件事，有人说是功德，有人则认为是恶性。现在有小部分看守所还有这样的举动，就是绝对不让监号空下来。虽然被教育者每日都有，但难保一定送到自己这里，所以他们经常在大街上寻一些无家可归的乞丐来关，每天三餐都是公费报销的。不空号是古时监狱延下的规矩，有活气镇恶念之说。

第七章
美人局 100

茶馆书现在不仅仅是江湖茶馆才有，在北京、天津等地有些普通的茶楼也都有这一行服务，不过他们多数的都是讲传统评书，还有说相声，像这样评话江湖的只有在江湖茶楼这绿字招牌中才能听到了。

第八章
五虎群羊道歉茶 118

虽然昔年定林寺乃是红门分舵，而且红门钵僧之名号也不比七公子低多少，但崂山斗法之后，钵僧就在红门中除了名，他所在的定林寺当然也去了舵口名号，却不知这大苦和尚今天摆的哪门子江湖茶。

五虎群羊茶。

华亮和释明在大苦摆完茶碗后都是一愣，这老和尚不仅摆江湖茶，而且摆的还是五虎群羊认错茶。

第九章
焚香异拜 141

给活人焚香一般只有两种情况：第一，这人马上就要死了，焚香之人在外地或者因某种原因无法拜见，才有焚香异拜的；还有一个就是拜哲圣，也就是一个领域的顶尖人物。好比你是学物理的，今天你要去跟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去吃饭，吃饭前你焚香拜一下，这也是有的。不过当今社会早已不讲究这些，只有外八行的老江湖才记得这些规矩。

第十章
山字钱 151

原来这黑衣人也是外门行中人，乃神调门双侍者之一，也是一个反隋势力的首脑。他与单雄信的过节是因为军饷而起，此中过节复杂便不再详解。后来李药师得了这枚金锭。建唐后唐高祖为了纪念千门这次争饷之功，就把以后的官银都制成了山型。不过李药师拿去的那枚金锭被神调门人掐扁了一块，所以唐初的官锭中间都做得圆润了一些，但山字的外形仍在。

自此以后，江湖中人花钱买老合帮其办事都用山字钱。

第十一章
盗门九猫 161

丁八在一旁看得很透彻，知道张磊的肩头肯定藏有机关，他来跟自己谈判，肩头做了手脚，难道盗门九猫护主之事，千门竟然知晓？

盗门九猫，暹罗为首。

阿狸在九猫当中排名第三，身手并不比排名第一的阿罗差多少。

第十二章
寒刀挂水闯山门 173

这个过程并不难。在闯山门见客了恩怨的规矩中，这寒刀挂水只算得上是末流。盗门的规矩中，还有油锅捞钱、利刃登山这类折磨人的玩意。昔年北宋红门当家丁兆兰闯盗门的山，曾经与当时的盗门内堂第一力士在滚油盘子中掰腕子。据当时江湖上流传的夸张说法，那是十里内可闻肉香。

第十三章
接引佛 183

这接引佛身高六米，他右手摊掌平伸在身前，掌心离地有五米多的样子。冷香在各殿里游玩的时候庙里的和尚就告诉她，接引佛伸手的意思是接纳世间的一切疾苦，只要有烦恼都可以抛给他。怎么抛呢？就是用硬币向接引佛的手心丢，丢起的硬币如果落在接引佛的手心了，就说明他愿意接纳你的烦恼了。

第十四章
娟生永逸 199

这番试探就在这一局当中，这就是娟生永逸。

杜鹃鸟有一种特点被我们所熟知，就是鸣叫。

杜鹃啼血之语千百年来都是文人墨客笔下的悲情。

但很少有人知道杜鹃鸟虽然叫得凄惨悲凉，但行事中却有一种无比的狡诈。据说杜鹃鸟是从来不喂养自己的后代的，它都会把蛋偷偷下在其他鸟的巢穴中。

小杜鹃出生后也不用教就把鸟巢中原来的鸟蛋全部托出巢外，只剩下它一个在鸟巢中享受着没有血缘关系的勤劳鸟夫妻的喂养。

等它长大成鸟后，会毫不犹豫地抛弃抚养自己的养父养母，远离这个生长的巢穴。

第十五章
千门铁律 217

高阳叹气道：“不是我掖着藏着，这就是千门的规矩，主将之局一定不能说透，说透的话反而会降低成功率。”

王龙生咧了咧嘴随后立刻恍然道：“就跟孔明的锦囊似的？”

高阳点了点头。

王龙生无语道：“我说孔明先师为啥每次都写个锦囊让下属办事呢，原来不是故作神秘，而是千门铁律……”

第十六章
竹金观音卦 237

说是卦摊，却也没有什么摊位。不过是白沙撒地，弄了个场子，算卦的先生就站在场中，一桌一椅都没。算卦先生是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长袍束发倒还有一些道骨之态。他双手各拿一根竹竿，高声道：“各位朋友，今天我不摆卦局，不设九宫，就凭双根竹竿算尽天下之事。您若不信可以上来试试，您一语不发，我问天求卦，不对分文不取，若对凭心赏钱。”

第十七章
海市蜃楼心魔乱 254

身为红门前辈，如果没有这两把刷子反倒说不过去。美国的大卫·科波菲尔还能无钢丝悬空呢，何况有几千年传承的红门绝技。

大苦和尚升空十余米才止住，他就停在定林寺七色大灯的焦点之上。

呼！

蒙在大苦脸上的红手绢呼的一声飞起，就在众人的视线之下，这一方比巴掌也大不了多少的丝帕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十几秒后就已笼罩了整个定林寺，就仿佛一块红云一般，将定林寺全方位地遮盖住。

第十八章
九鬼逆天术 276

奇门遁术十鬼术分别是：一鬼问讯、二鬼拍门、三鬼止步、四鬼挪移、五鬼搬运、六鬼背山、七鬼转磨、八鬼无限、九鬼洞天、十鬼神炼。

且不说九鬼之术如何，单论诸葛孔明当年摆的八阵图，就是源于奇门遁术中的八鬼无限。以顽石百余块，摆出了可纳十万精兵的无限之空。奇门遁术失传后，后世的千门脱将都是靠孔明的八阵图来完成己任的。

第十九章
江湖重洗牌 293

当丁八爷听张磊传话说“七爷的话只能信一半”时，老头子就明白了，高阳这小子是想给江湖洗牌。并且他不想自己洗，想让别人帮他去洗。

第一章 千局杀手

身为千门主将，在任何变数面前都不会乱了方寸，无法预知的因素本就是千局成效的最大杀手，而千门主将的必修课便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应变。

- 1 -

一张圆桌，八人围坐。

有酒有菜，甚至连冷香和朗朗都喝了几杯。

付可和张磊在聊天，张磊总算找到了一个教导别人的机会，此时正语重心长无比严肃地在与付可讲述着一些他所清楚的“千门”。

华亮喝醉了，这是他第二次喝醉，第一次只有高阳见到过，那已经是九年前的事情了。但这次和那一次不同，这次是因为高兴。

“千门八将”这四个字大家已经不清楚第几次从这个千杯不醉的华火爷口中冒出来了，反正他每笑着念叨一次，必然会喝上一杯。

施妖在为冷香编头发，和她一起动手的还有朗朗。她们都觉得冷香梳辫子更好看，小冷香当然没有意见，于是三个女人在酒桌上演绎着唯美的另一台戏。

王龙生正在边说边笑地跟华亮讲述高阳最近在女人身上的糗事，他也不顾已醉的华亮是否听明白了，反正每说到关键时刻，自己都先笑得前仰后合，不能自己。

高阳这杯酒已经举起几次了，却一直没有送进嘴里。他也很高兴，但他清楚，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自己如果不踏出这一步还好说一些，如今自己迈出了这一步，那么后面的一切都将是对他最大的挑战。

江湖这个词语已经被世人淡忘很多年了，虽然每个人都身处江湖，但现在只有真正的老千才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江湖。

他的目光最先停留在华亮的身上。

他与华亮相识了近三十年，从开裆裤的玩耍，到初入江湖的奋战，这个老朋友都是一路陪着自己走来。他陪着自己走遍大江南北，这一生他便仿佛为高阳的梦想和事业而活一般，从来没为自己办过任何事情。高阳清晰地记得九年前的那个早上，华亮抱着多多的尸体走进黄河的那一刻。那一刻他几乎认为华亮会选择死亡，来结束他刚刚开始江湖生涯。当十五分钟后华亮满身泥沙地从河底走出的一刹那，高阳哭了。这是他唯一的一次流泪，他清楚华亮是为何回来。

“老华，你还能喝吗？”高阳拿起酒杯轻轻地撞了一下埋头倒酒的华亮。

“当然，哈哈！”

两人都大笑着将酒喝干。

再将酒杯满上，高阳端起酒杯对着王龙生晃了晃。王龙生是他步入江湖的第一个朋友，那时的灰鸽子掌控着整个亚洲信息情报。他地位卓然，别说是没落的千门，就是南北合并之后的盗门也不敢得罪。可最后王龙生决定将灰鸽子并入千门，自己成了千门风将。如果没有他，高阳和华亮二人现在可能还在漫无目的地寻找。

“老王！你损够没？喝酒！”高阳先是夹起一张拉皮甩了过去，然后再将酒杯送过去。

王龙生还在笑，高阳的每一件糗事都能让他笑上小半年，将头上的拉皮送到口中后，王龙生端起酒杯。

“损够？这辈子我都损不够！”

施妖是千门八将中第一个加入的女子。高阳本来以为最多也就会只有她一个

女人，可没想到最后他竟然开创了千门史上八将有三个女子的先河。

五年了，南海的那次斗千仿佛就在昨天。

“如果我输了，为奴为婢，每天为你跳钢管都行。如果我赢了呢？”

“那我为你跳！”

斗千的开局很平常，两人都做出了输赢之后的承诺，但局中的变故却是高阳行千来的首遇。那一天登陆的台风高阳还清晰地记得它的名字：“海棠”。

它来得那么突然，直到邮轮入深海时警报才到，那时返航已然不及。这一场南海斗千就是在海棠的陪伴下完成的。

现在在高阳的前胸上还留着海棠送给他的礼物。每当施妖用手抚摸这道二十七厘米长的伤疤时，她总会问：“哥，这个烙印是为了千门还是为了我？”

高阳对这个问题一直没有给出过答案。

“妖妹儿！来跟哥喝一杯！”

“是交杯酒吗？不是就算了，我今天喝了好多了！”施妖笑着说。

在座的都笑了。高阳也在笑，苦笑。

最后施妖还是将酒喝了。

张磊看出了高阳依次喝酒的顺序，没等他喊就站了起来提杯道：“阳哥，谢谢的话我就不说了，磊子希望这一辈子都能跟着你，活出一个精彩的人生！”

在施妖的眼神提示下，付可、朗朗、冷香也纷纷起身与千门主将共饮。

“老高，如今我们八将聚首，还怕他盗门干吗？不如在上海弄个大局，也好让江湖人都知道，我们千门回来了！”王龙生说出提议的时候很严肃，“我们千门”四字也咬得分外清晰。

高阳摇头道：“上海这里不过是盗门瞒天过海放入棋子而已。大局我们一定要做，但却不是上海！”

张磊迫不及待地问道：“在哪？”

高阳道：“南京！”

晨，小雨。

施妖推门走进高阳的房间，将她从北京特意为哥哥带来的衣服轻轻地放到了床头。高阳睡得很熟，施妖并没有去叫醒他。

昨夜为了南京大局的细节，那顿饭整整拖了六个小时，早上五点多才散席。在席间高阳安排了所有人的工作，并对中途可能发生的变故做出了分析。早上六点，八人才分三拨找酒店入住。施妖跟高阳两人一组来到了上海景福大酒店。

高阳现在寒病缠身，虽然天气仍然闷热异常，但他睡觉的时候总是要裹着被子。施妖轻轻地将被子向下拉了一点，露出高阳身上的那道长疤。

她想伸手过去摸下，但又担心打扰了哥哥睡觉，于是只是看了看就将被子盖好，走到窗前，拉开了窗帘。

“徐老弟，你在家也享了十几年的清福了，这次为了老哥的忙，就再出一次江湖吧！”在另一家酒店当中，丁八爷做着跟施妖一样的动作——拉开窗帘。

房间中还有两个人，关啸垂着双手站在门边，姿态乖巧异常。

一个头发灰白的老者侧靠在床头，以沉默来回答丁八爷的问话。

“徐老弟？”丁八爷又招呼了一声。

“八爷！现在手艺人满地都是，何必用我这副老骨头呢！”

丁八爷走到窗前坐下随后笑道：“我这档子事，天下除了你徐辨土老爷子外，无人能当！”

徐老头长叹了一口气，随后将目光转到了挂在门边的烟袋上，还未等他起身，一旁的关啸早已察观明白，早早地将烟袋送到了徐老头的手中。

“徐叔叔！您就帮帮我师父吧！”关啸一边给徐老头点烟袋一边说道。

徐老头沉思了一会儿说道：“在北京怀柔，有两个手艺人，虽然不在八爷你的堂口下插香，但挂的都是昆仑山的牌子，都是按祖宗规矩办事的高手，为首的一个姓胡，他与我还颇有交情，如果我说是盗门当家人想请，我想……”

还没等徐老头把话说完，丁八爷便摇头道：“千门在北京插根已久，与当地的江湖人多少都有些交际，而且不在堂口我不放心！”

徐老头想了一下又道：“湖南陈家的大小子手段也异常地高明，比我徐老头强上百倍，八爷为何不喊他过来，他现在应该在堂口当中啊？”

丁八爷晃了晃脑袋苦笑道：“老弟就出山一次吧！晴丫头与啸儿都参与其中，如果老弟不出来帮忙，老哥恐怕真托不住了！”

徐老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随后将烟袋在床头柜上轻轻地磕了磕道：“好吧！但我封了铲子多年，手上的准头已经差了很多，你再多喊几个人帮我！”

丁八爷点头道：“好！关啸，下午就送你徐叔叔去南京。”

“师父，您呢？”关啸问道。

丁八爷看着窗外道：“我要留在上海，如今八门汇聚，为的就是我盗门嘴中的肉，为师老了，老得几乎忘记了江湖，这么好的机会，我一定要与这些后辈们玩上一玩！”

施妖只在高阳的房间中坐了五分钟就走了，她并没有叫醒哥哥，她有她的事情要去办。施妖刚走出房门，躺在床上的高阳便睁开了眼睛——原来他早醒了！

拿起手机拨通了沈舒原的电话。

“大姐，我要去办点事情，过几天回来再去看你！”

沈舒原并没有在电话中说一些注意身体的话，只说了一个“好”字，随后两人都拿着电话陷入了沉默。

“回来的时候弟弟送份大礼给你！”高阳说罢挂断了电话。

挂断电话后，高阳掀起施妖为他掖紧的被子，下床走到窗前，细雨如线，贯穿天地。俯视着楼下为生活而忙碌的人群，高阳想起了师爷李文鹿的一句话：

“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不是为了自己而活！”

门铃响起，打断了千门主将的思绪。

“您好！酒店的早点送来了！”

高阳苦笑，这招也太老了。不是送早点就是换被单，难道警方就想不到别的办法进房间吗？

“稍等。”

高阳一边向门外招呼，一边走到床边将衣裤穿戴整齐，然后点燃一根香烟对着门道：“进来吧！门没锁！”

门没有反锁，施妖走后高阳下地就光看雨了。

最先进来的人一身服务员的打扮，但走进房间后高阳就笑了。

老熟人了，陈亚男。

高阳看着强压制激动之态的女警走进房间后便笑着举起双手：

“恭候多时！”

雨整整下了一天，当天下午，千门主将被捕的消息便传到了盗门的耳中。

现在不光是外门行在官方安插眼线，就连一些自誉为黑道的野路子选手都是如此，有些是从小培养的，也有些是靠钱砸进去的，但这笔投资性价比很高。大明朝著名的锦衣卫刘守有就是当时盗门安插在朝廷的眼线。刘守有本是名臣之后，可惜因为祖上两度被朱家在公案中处办，对大明朝也就有了想法，盗门也正因此才有了下手的机会，

“移宫案”就是盗门通过刘守有在宫廷内演绎的复仇计划，可惜由于魏忠贤的介入导致了事情的发展方向发生变化，从而衍生出无数的变故。历史往往都是这样，一个小人物在不经意间便让它改写。

说起刘守有，又想起来了，这孩子是《金瓶梅》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呢……

丁八接管南北两盗后，对眼线问题尤为重视，几十年来他安插在全国的盗门公务员已近四千人。如果不是逮捕千门主将的事情上面压得死，估计早上就能传出消息来。

接到这个消息后，丁老爷子愣了好半天。

他留在上海的目的就是与其他外门行周旋一番，这对手中最有分量的就是这位年纪轻轻的千门主将了，结果……被警察抓去了。想到这里，丁八爷忽然想起在湖州关啸跟高阳斗的时候曾经因警察参与，这次……

老头子马上给刚在南京下飞机的关啸打电话，想着如果这事真是这个没出息的小兔崽子干的话，就立马废了他，这也太掉盗门的面子了。

自己徒弟是不敢跟自己撒谎的，丁八爷这个自信还是有的。所以知道这件事与关啸无关后，火气也就消了，但情绪的失落还是避免不了。

几十年了，从民国柳七爷归隐之后，这个江湖已是他丁八爷的江湖了！有一

种寂寞尤其难耐，那是一人登顶后的孤独。

外八行人才凋零，收手的收手，洗白的洗白。就算有些能人还能坚守着山头，但已没有早些年那种纵意江湖的情调了。

丁八爷还以为自己这辈子也无法再轰轰烈烈一次了呢，就在那时他听到了高阳这个名字。

“武挑沧州府，血字怯群雄！”

“文斗北京城，京师占门户！”

这些类似于评书开场白的词都是丁八爷根据高阳出道以来的几次大事编排的，看到外门行能有年轻人出来纵意江湖，丁八爷很开心，虽然不是他盗门的弟子，但起码也说明了江湖没有变，无论到什么时候江湖还是那个江湖。

高阳华亮二人的大手笔，也唤起了丁八爷本打算安享晚年的心。

可是……就这样完了？本来还以为继民国七公子的轰轰烈烈后，外门行的江湖能重新光耀一把呢，结果这么一个重量级的传奇人物就以进局子而完结了。

丁八爷在屋子中转了半天后拿起电话简单地说了两个字。

“捞他！”

就在千门主将丢鞋落水被警察所擒的当天晚九点，沈家的内卫保镖经理赵义站在沈舒原的病房外，焦急地等待着七次敲门后的回应。

沈大小姐并没有睡，她睡觉时门外的黄灯会亮起，这样无论多大的事情下属都不会去打扰。而现在亮的是绿灯，绿灯说明沈舒原在休闲。赵义到沈家十几年中，从来没有赶上过一次沈舒原在自己的作息时间内按错指示灯的，所以他才敢在外面一直敲。

要是平常的事情赵义当然也不会如此执着，这件事实在是太大了。

叮！一声轻响后，门锁缓缓打开。

“进来！”沈舒原终于回应了。

赵义推门进屋后见沈舒原正斜靠在床头上看书，当下便走到墙边将吊灯的四围小灯也打开，散射光线下，房间顿时又亮了一些。

“大姐！”赵义见沈舒原并没有放下手里的书，便招呼了一声。

“坐，说吧，我看完这段！”沈舒原的目光仍停留在书本上。

“高兄弟那边出事了！”赵义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稳一些，说罢还马上加了一句，“不过事情不算棘手！”

赵义设想过好多种沈舒原听到此消息的神情，甚至他都有了叫医生紧急维护的准备，可出乎意料的是，这个消息并没有给沈大小姐带来任何的情绪波动。

赵义愣了一下，还以为沈舒原没有听清楚，于是又说了一遍。

“什么事？”沈舒原的目光仍然在书本上。

“在酒店被警察堵到了，直接带到总局了。哎，都怪我，前天就不应该让他走。上次他在上海闹出这么大动静，这次肯定会被挖底的！”赵义说话的时候一直看着沈舒原的表情。

沈舒原放下手里的书，看了一眼赵义，然后道：“你打算怎么办？通过公司的关系去活动，还是？”

赵义接过沈舒原的话头道：“我自己在官面也有一些朋友，不过七百多万不是小数目，那些人肯定插不上话。”

听到这里，沈舒原便明白了赵义话里的意思，于是道：“青竹这次回来，便给公司在形象上造成了一些影响。小阳的一群朋友个个都是能独挑大梁的主，这次的事咱就别跟着操心了！”沈舒原说罢，又拿起那本黑皮的小说看了起来。

沈舒原的神情和话语颠覆了赵义在门外所有的设想，沈舒原语罢近三十秒的时间，赵义都是愣在那里！

记得两年前高阳与柳七爷做局消失在长白山二道白河的时候，沈舒原调用了自己身边所有能用的江湖人介入，自己的警卫力量抽调起码有70%，可这次……

“放心吧，我对他有信心！”沈舒原最后一句话算给赵义解惑了，虽然赵义心中有太多的不明白。

走出沈舒原的房间，赵义轻轻地将门带上，刚迈出一步后就发现走廊当中的光线一变，回顾之下赵义发现沈舒原病房门上指示灯已经变成了黄色。

上海外滩永利商务会馆，三楼豪华包间当中，丁八爷居中而坐，看着眼前的几个盗门梁柱。

“建伟，这次的事情就交给你了，关系渗透的时候要隐蔽，不求必须完成，但愿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就好！”丁八爷看着坐在自己右侧的年轻人说道。

李建伟点了点头，虽然他有太多的不理解，但他不会问，只会执行。

李建伟在得知老当家招呼自己的时候还担心万分，生怕是因为上次丢了工作手册的事情遭到处分，没想丁八爷竟然对那件事只字未提，而且还安排给他一个新的任务。

建筑工地的抽水填料工作还在进行着，但每天也就是那点事情，交代下去属下尽可以去照办了，正无聊的时候，上面有新的任务安排下来，本来是值得高兴的事，但李建伟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因为高阳他太熟不过了，他比自己名义上的师兄关啸更早地知道高阳这个人。几年前就是因为这位年轻的千门主将的大手笔，改版了灰鸽子。正是因为灰鸽子的内部变动，便直接导致了他表叔的电信公司亏损。

又过了一年，还是因为这个人，李建伟的一个朋友的行会，被驱出北京城，转到河北落脚。李建伟虽然在丁八爷面前毕恭毕敬的，但到了江湖面上，也绝对是一号人物，盗门外事堂的主事人是自己的另一位表叔。社会上依附他生存的野路子不敢说遍布全国，但数量也不少。高阳的这些行为很让他掉面子，不过在得知关啸在湖州斗法败给高阳之后，李建伟找回场子的心便淡了不少。

不过这也绝对不是因为他对这个总跟自己过不去的人的看法有所改变，只是稍感自己的能力可能不足翻场而已。但他怎么想也想不明白老当家为什么要让自己想办法捞他。

进局子好啊，进去了自己的恨也解了。可现在……

丁八爷示意李建伟可以离开。

当李建伟走后，屋子中剩下的都是盗门手艺堂下的精英。

“近几天，多吃本地货，但不要吐，压一些，动静闹大点。对了，本地兄弟放假，带着老婆孩子情人一类的出去转转，从外省喊点人手来做！”

丁八的交代仍然是那么简单，没有因为没有所以，只有行动。

所有人都出去后，丁八靠在软沙发上看着屋顶仿佛是在自语：“我是不是走入了死角，如果这要是千门的一个局，我这半只脚可就算掉进去了！”

“干爹，不如晚上我去听听！”

屋子中竟然还有一个人。而且还是个女人，但几十平方米的包间当中，半眼可望全，这人在哪里？声从何来？